

说理念

——与塔霍-戈基的对话

凌继尧(下文简称凌):80年代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洛谢夫的坐落在古老的艺术之街阿尔巴特的住宅,好像是被迁移到现代莫斯科空间的古希腊‘一角’。迈进他家的门槛,客人恍若置身于古希腊文化的殿堂,所要拜谒的仿佛是远古的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些身着紫罗袍的智者派哲学家——普罗塔哥拉、高尔吉亚、希比亚、普罗蒂克等,似乎会从一张张陈旧的书橱中鱼贯而出。”^①洛谢夫(1893—1988年)对古希腊文化博大精深的研究世所罕见。他在这方面的著作有:8卷10本长达六七千页的皇皇大作《古希腊罗马美学史》(1963—1994年),《古希腊罗马历史哲学》(1977年),《古希腊罗马文学》(1986年第4版),《古希腊罗马音乐美学》(1960—1961年),《古希腊宇宙和现代科学》(1927年),《柏拉图的数的辩证法》(1928年),《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主义的批判》(1928年),《古希腊象征主义和神话学概论》(1930年),《历史发展中的古希腊神话》(1957年)等。这些著作还仅是他全部著作的一部分。他花了很多篇幅对柏拉图在西方哲学和美学中非常重

要的理念理论作了透辟的研究。我想请你依据洛谢夫的研究，深入浅出地谈谈柏拉图的理念理论。

塔霍-戈基(下文简称塔)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任务。我虽然是洛谢夫的学生、妻子、助手和部分著作的合作者，但是要用通俗、浅显的语言来说明理念理论，甚至对洛谢夫本人来说也不是一种容易的事。在这里就姑妄为之罢。

凌：凡是对柏拉图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客观唯心主义者。他认为理念 idea 朱光潜主张译为“理式”是第一性的，而现实世界只是第二性的，是理念世界的摹本。在唯物主义者看来，其谬误显而易见。作为一个智慧超群的哲人，柏拉图为什么会提出这种怪理论？在近两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学史和美学史中，这种理论为什么能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

塔：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先要看一下柏拉图的理念理论的内容。柏拉图认为，每一种物都和任何其他一种物有所区别，因此它具有一系列本质特征，而物的所有这些本质特征的总和就是物的理念。如果一种物和其他物没有任何区别，那么它就没有仅为它所固有的特征，因而也就无法谈论我们对这个物的认识。这样，否认物的理念的存在，就意味着否认物本身的存在，或者至少表明它是不可知的。物的存在就要求它是某种理念的载体。比如，桌子是某种物质材料制成的东西，这是一。桌子适用于不同的目的，用来吃饭、看书、写字、放置物品等，这是二。桌子所有这些本质属性的总和就是桌子的理念。如果我们不懂得桌子的结构和用途，那么，我们就没有桌子的理念，也就根本不能把桌子同椅子、沙发、床等区别开来。

凌：当然，我们完全懂得什么是桌子，它的结构和功能怎样。照

你说来 我们就有了桌子的理念。换言之 为了认识物 同它发生关系、利用它、制造它 必须要有物的理念。任何物 乃至世上存在的一切 都有自己的理念、自己的涵义。如果没有任何理念 那么 就无法使甲区别于乙 整个现实就变为不成形的和不可知的混沌。

塔 不过 对于物的理念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 它指明的不是物的各种性质机械的堆积，而是物的各部分不可分割的整体。例如“柏拉图”名字的三个字不能彼此没有联系地被理解。如果我们念“拉”而忘掉前面有“柏”后面有“图”也就是说，没有把这三个字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来看待，那么，就产生不出“柏拉图”的名字。推而广之 我们甚至无法说话、无法相互理解。而相互联系形成的有机整体具有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所没有的性质。

凌：物的理念揭示物的全部本质属性，然而它本身又是非物质的。你能否对此作进一步的说明？

塔 桌子可以油漆 可以把桌子做大一些或小一些 可以修理桌子 还可以把旧桌子拆成碎片 把碎片放在火中烧 整个桌子就变成了灰烬。但是 对于桌子的理念可以这样做吗 可以把桌子的理念变得或明或暗、或红或黑、或重或轻吗 可以触摸桌子的理念吗？而桌子本身是可以触摸的。可以把桌子的理念拆成碎片并烧成灰烬吗？当然不能。水能够沸腾和结冰，水的理念不能够沸腾和结冰。

凌 对这些普通的日常事物、现象和过程的简单观察 使我们完全相信，绝对不可能赋予物的理念以物质性。这是不是说，物的理念虽然是物的一切本质性质的总和，但绝不是物的物质性质的物质总和？

塔：正是这样。上面我们谈到 物的理念作为物的涵义 对于物

的存在和我们对物的认识是完全必要的。现在我们可以同样肯定地说 物的理念在揭示物的涵义、回答‘这个物是什么’的问题时 本身却是非物质的。

凌：在物和物的理念的相互关系上 必然产生一个问题 究竟是物产生和决定物的理念 还是物的理念产生和决定物。我们知道 这种区别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现在我们感兴趣的不是这两派理论家对上述问题的最终答案，而是导致得出这种答案的整个思维过程。

塔：唯物主义者是这样推论的 确实 物存在着 物的理念也存在着。但是请问，这两者中哪个是第一性的呢？当然是物，也就是整个现实、整个物质。可以从不同角度理解物质 从物理方面、心理方面、社会方面、历史方面去理解 也可以把物质理解为一个逻辑范畴。但是 无论怎样理解物质 如果没有现实、没有物 就不会有任何理念。显然 理念是物的反映、物的产物、物的相互关系的结果。这并不是说任何理念都不存在 或者理念在其本质上必然是物质的。对物的反映完全是非物质的 可以承认各种非物质的理念。重要的只在于一点 它们是物的反映和物的产物。如果承认物是一切理念的基础 那么 在研究和发展这些理念时 无需每一步都诉诸物本身。数学运算法则产生于对物的观察 只要承认这一点 那么 我们在利用这些法则而不去顾及现实存在的物时，并不会犯有犯错误的危险。

凌：我们还可以为唯物主义者提供一个有力的证据。法国天文学家勒威耶（1811—1877 年）起先用望远镜完全看不到海王星。他只是想解释太阳系中力学规则所要求的各种现象，并为此而推测一颗特殊行星的存在。他计算出这颗行星出现的时间和地点 果然它如期在这个地点出现了 用望远镜

可以看到它。在勒威耶的这种情况下，理念就是数学计算，它是完全独立的，具有自身的数的逻辑。但是，如果不是物本身预先存在着，如果我们不是从对物的现实知觉和感性观察中预先吸取了这些理念，那么，无论勒威耶还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设想数或非数的理念。

塔：现在我们看一下唯心主义者的推论：好，物质是第一性的。但你们知道什么是物质吗？唯物主义者说：我们知道，这是物在我们的意识之外，不取决于我们的意识而客观存在的原则。尽管客观的物能够被我们所认识，能够成为我们感觉的对象，这样或那样地进入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中。唯心主义者说：那么，你们的物质是某种东西还是什么也不是呢？当然，任何唯物主义者都不会说物质什么也不是。这意味着，无论怎样确定物质，对于唯物主义者来说，对于一切思维正常的人来说，物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某些本质的属性、性质、特征和关系的载体。而如果物质确实是某种东西，如果它确实能够被认识，那么，凭这一点它就已经包含着自己的理念，因为像我们上面所说的那样，某些属性和特征的总和就是理念。因此，唯心主义者说：把物质与理念对立起来，并且要求把这种理念当成物质的反映，是不可思议的。没有物质的理念就没有物质本身。物质被自己的理念所灌注。否则，物质就变成漆黑一团的、不可知的无底深渊。

凌：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之间的这种两难推理是循环往复而无休止的。在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得到极端表现的、在逻辑上坚持到底的哲学立场。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这两种观点有时是交叉的、含混的，甚至是纠缠不清的。一些思想家仅仅倾向于唯物主义，但是不能把它坚持到底。另一些思想家也仅仅倾向于唯心主义，同样不

能把自己的观点一以贯之。那么 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世界斗争史中柏拉图持有怎样的立场呢？

塔：迄今为止对这个问题的所有回答大部分不全面，在许多方面甚至有明显的错误。

凌：不过 任何没有成见的人都会承认 柏拉图总是坚定地把理念摆在高于物质的地位上 显然是唯心主义的。柏拉图甚至是公认的欧洲唯心主义开山鼻祖“唯心主义”在西文中的直义就是“理念主义”）。他是对理念高于物质作唯心主义论证的第一人。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他过去曾经是 并且现在仍然是唯心主义者的首领和导师。

塔：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要准确、深入地评价柏拉图 我们应该弄清楚 为什么柏拉图如此陶醉于自己的理念 为什么他的继承者们如此顽固地坚持自己的唯心主义。

凌：你是否想从理念所由产生的古希腊文化的历史背景中来谈这个问题。

塔：正是。我们先看两个例子。从前人们不能区分思维和感觉。公元前 6—前 5 世纪希腊著名哲学家巴门尼德发现了这两者的区别。这种发现引起狂喜 巴门尼德甚至在充满神话象征意义的赞美诗中歌颂这种发现。因为这标明古希腊人全新的意识的产生，这种意识把思想同人对生活的感性知觉区分开来，把人的智慧提到第一位。另一个例子是公元前 6 世纪毕达哥拉斯学派对数的发现。从前人们不能把数同用数来计算的物本身区分开来。毕达哥拉斯学派发现 数绝不是物本身 物是流动的和变化的 而数的运算规则永远是一样的。这个发现令人惊讶不已。数开始被神化 毕达哥拉斯学派直接宣称数是神 神首先是数。现在刚入小学的学生都知道 二加一等于三 三加一等于四 前四个数相加等于十。

但是 在古希腊人看来 对这些基本的运算规则的解释不仅是哲学的 而且是神话学的和宗教的。因为那毕竟是两千五百年前。

凌：我理解你的意图，你想用这两个例子来比照柏拉图的理念。柏拉图的理念理论完全不是一种怪理论，而是一种天才的发现。人们认识到理念完全不是物自身，而只是物的涵义。这种发现使柏拉图和他的弟子们惊喜不已，理念被他解释为神的本质。如果历史主义地看问题 我们应当理解这种狂喜、赞叹和惊异。不过 柏拉图不仅主张理念高于物质 而且理念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世界，理念向整个世界释放自己的威力。长期以来 柏拉图的信徒们赞扬他承认理念世界的存在，他们把理念世界说成是人的心灵一切美好和崇高愿望的原则和基础。而柏拉图的反对者批评他把理念神化 以及对理念世界绝对崇拜。我们应当怎样评价柏拉图的这种理论呢？

塔：我认为首先必须区分这种理论的情感方面和科学历史方面。

凌 你是否想说 柏拉图面对理念世界陷入狂喜中 结果夸大了理念的作用 导致了理念世界和物的世界完全脱离。而他后期的继承者们又进一步走入极端，使得客观物质世界在理念面前黯然失色并完全消失。物质世界只是每个人意识中理念的产物。从而 客观唯心主义为主观唯心主义开辟了道路 我们周围的世界完全取决于人的内在自我 或者人的“理念”。这些因素导致了理念理论的变形。

塔 是的。了解到这种状况 那么 无论赞成柏拉图还是批判他，都不能不承认，柏拉图理论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发现了一般理念的存在这个事实，以及理念对于物的认识的必要性和

理念的非物质性。按照柏拉图的理解，一般理念是所有归属它的个别物的规律，没有同物的这种联系，理念就是僵死的、静止的和无意义的。另一方面，一切个别性只有在同一般性、同一般理念的联系中才能得到理解。例如 我们喝的水是水 洗衣服的水也是水 河里流动的水还是水 天上下的雨则是水滴。只要我们设想，所有这些状况下的水不是水 也就是不承认我们关于水的理念的概括性 那么 立即消失的不仅是水的理念 而且是水本身 不仅是水本身 而且是水的一切局部的和个别的属性、表现和状态。

凌：这样看来，柏拉图的理念理论包括着一般和个别的深刻的辩证法。理念是物的规律 从而是物的一般性，一般性决定着一切个别性，而个别性只有通过一般性才能被理解。

塔 我们不应忘记 柏拉图是第一个使用‘辩证法’术语的人。至于他把物的理念理解为对物的极端概括，我们想用另一个例子来说明。如果我们不想向二过渡 就不能谈到一。如果没有向三过渡的可能性 也就不能谈到二。一要求二 二要求承认三。但是 我们无法给数列确定一个极限 无论多么大的数 都可以再加上一。如果数列有极限 那么很清楚 这种极限就是无限。无论我们是否愿意 无限仍然存在着。柏拉图的理念恰恰就是无限，是这个理念名下的所有个别物的无限概括。我们不谈无限大的数 相反 我们看一下数轴上两个相邻的完全有限的数之间的距离，比如说一和二之间的距离 并且把它分成更小的部分。无论怎样分割 我们永远不能到达一。一和零之间的情况也一样。换言之 自然数列上两个相邻的有限数之间包含着分数的无限性，并且无法穷尽这种无限性。当然 可以把二一分为二 就得到一，但这是从二到一的跳跃，而不是从二到一或者从一到二的

现实途径的穿行。也就是说，无限蕴涵在每个个别的物中，就像一中蕴涵着使它同零和二相分开的无数分数一样。因此，我们确定的任何一种物的理念不仅是对物的最高概括，而且是物的极限。这种极限对于包含着这个理念的任何个别物的一切有限状态和表现来说是有限的，可以指责柏拉图让我们在地上看到现实的物而理想的物只在天上。问题不在于天上地上而在于一切有限要求承认无限，一切现实要求承认理想，一切个别受一般管辖而任何一般规律都具有意义。

凌：根据以上的谈话，我们可以把柏拉图理念学说的积极方面做个总结。首先，为了区分物并且认识它们，应该针对每个物回答这样的问题：这个物是什么？它和其他物的区别在哪里？物的理念正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因此，物的理念首先是物的涵义。其次，物的理念是物的各个部分和各种表现的整体，与各个部分相比它具有新的性质，不能把它分割为各个部分。三角形的一条边不是整个三角形，其他两条边也是一样。三条边按照一定的组合获得新的性质，这就是三角形。

塔：第三，物的理念是组成它的各种特殊性和个别性的一般性，这种一般性是物的个别表现所产生的规律。比如说：“彼得是人”，我们是从一般人的角度来看待彼得，而把一般人看作为理解每个个别人的存在的规律。理念是规律。第四，理念是非物质的。水可以是固体和液体，也可以蒸发。而水的理念既不是固体，又不是液体，也不是气体，它根本不是什么体。

凌：柏拉图的理念是以素朴的方式提出的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他力图用这些规律来替代古老的神话。那个时代对自然

规律和社会规律的探索刚刚开始，对这些规律的解释也是相当质朴的。不过 柏拉图对万物规律的探索表明了由神话向人的思维的深刻变革。在这里，柏拉图完全站在先进的，甚至是革命的立场上。难怪他的这种理论能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为了更深入地分析柏拉图的理念理论、它的本质和历史意义，不能不提到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对这种理论的批判。为了表明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区别 有人把柏拉图的哲学说成是“理念”学说 而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说成是“形式”学说。

塔 这种说法是莫大的误解。传统上通常用拉丁术语“形式”把亚里士多德所使用的希腊术语“埃多斯”（*eidos*）译成各种现代语言。某种原义在这种翻译中得到保留 因为这种翻译想尽可能地使物的“埃多斯”或“理念”与物本身相接近 从而强调亚里士多德关于物的埃多斯在物的内部的理论。另一方面 这种翻译完全不对。柏拉图不仅把“理念”称作为“理念”而且也称作为“埃多斯”（两个术语在他那里是一样的）柏拉图的术语“理念”、“埃多斯”从来没有被译成“形式”旨在强调他的理念处在物之外。实际上 柏拉图的术语“理念”、“埃多斯”也可以译成“形式”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也可以理解为“理念”。把“理念”只同柏拉图联在一起 而把“形式”只同亚里士多德联在一起 这是试图确定这两人之间的鸿沟。在一些情况下 他们之间确实存在着鸿沟 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下，从这种鸿沟的此岸到彼岸架设着非常坚固而结实的桥梁。我们并不反对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但是永远要记住 这就是柏拉图的“理念”。

凌 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原来就是柏拉图的“理念”这对我们重新认识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师尊的渊源关系有很大帮助。

它至少表明，他们两人之间的对立并非像很多书中所写的那样深。是否可以说 柏拉图哲学的中心范畴理念几乎整个地转移到亚里士多德那里，谁能够理解柏拉图的这个范畴，也就基本上掌握了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主要原则。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不会舍弃物的理念或埃多斯来思考物。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 那么 怎样理解亚里士多德对物的理念与物本身的脱离的坚决批判呢？

塔：亚里士多德确实经常而激烈地批判理念的孤立存在。他的论据很简单。他问道 物的理念或本质能够脱离物本身而存在吗？如果我们把物的这些理念和本质放在物的内部不是更符合现实吗？然而，柏拉图最亲近的支持者和学生们指出 柏拉图发现的理念中完全没有神的成分。柏拉图懂得不可能把理念的天国和普通的世俗之物完全隔绝开来。理念理论是他在思考‘物是什么 对物的认识怎样才可能’的问题时产生的。柏拉图经常谈到绝不能使物的理念与物本身相脱离，这种思想明显不过地体现在他的最难懂和最抽象的一篇对话《巴门尼德篇》中。

凌：不过，柏拉图理论中的矛盾毕竟使亚里士多德有理由同他分道扬镳。这种矛盾就是柏拉图作为严格的思想家和作为热情洋溢的诗人之间的矛盾。作为严格的哲学家 他懂得理念和物的相互依赖和互不可分。然而作为热情洋溢的诗人，他又不由自主地把永恒理念的美同物质世界的不完善对立起来。

塔：此外，柏拉图的弟子中有一个以麦加拉城邦为活动中心的学派 即麦加拉学派。他们加深了柏拉图的这种矛盾 他们坚决鼓吹物的理念同物本身相分裂，从而站在绝对的二元论的立场上。亚里士多德对孤立的理念的批判 远不总是针

对柏拉图的 而是针对麦加拉学派的。亚里士多德并不反对理念的存在，他只是反对理念脱离现实，孤立于现实之外。柏拉图歌颂美的理念天国时的诗人热忱同理智的亚里士多德格格不入。但是 亚里士多德可以原谅这位心醉神迷的诗人哲学家 却不能够原谅柏拉图的弟子们 他们开始系统而自觉地、没有任何诗意地确证物的理念和物本身的二元存在。亚里士多德批判这种二元论首先指向对柏拉图理念理论的片面庸俗化和简单化。

凌：亚里士多德主张物的理念存在于物的内部，请你对此稍加说明。

塔：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全部基础在于，在物本身中理解物的理念。因为物的理念是这个物的本质 物的本质怎么可能存在于物之外呢？物的理念怎么可能存在于其他地方而不对这个物产生影响呢 物的理念存在于物本身 这一点总的说来并不同柏拉图主义相矛盾，如果对柏拉图主义作相当宽泛的理解的话。然而 亚里士多德主义仍然是对柏拉图主义的真正革命。柏拉图主义承认孤立的理念天国的存在 亚里士多德也承认物的理念可以存在于任何地方，甚至在物之外。但是，当我们在谈论物的理念的作用时，对亚里士多德来说 最主要的就是物的理念存在于物自身 物的理念在物自身发挥功能 也就是说 物的理念和物之间没有隔绝 没有任何二元论。物的理念存在于物自身的原理是亚里士多德主义区别于柏拉图主义的基本的和原则的地方。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同柏拉图及其学派分手之处。亚里士多德在批判孤立地存在于物之外的理念的基础上发展了理念的学说。

凌 关于亚里士多德是怎样发展理念学说的 我们下次再谈。在结束这次谈话时，我们想起原苏联著名哲学史家阿斯穆斯

(1894—1975 年)对洛谢夫的古希腊文化研究成果的赞誉,称他是“全世界最精通柏拉图主义的人之一”他对柏拉图文献的研究“在准确性和详细性上是异常卓越的”^②。我们还想起,洛谢夫曾给自己的研究工作规定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标准:如果不能用一句通俗、形象的话来表达最复杂的哲学体系,他就认为自己对这个体系的研究是不充分的。他用了几千页的篇幅论述理念和物质的关系。然而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表达他的观点:如果一个人坐在椅子上,能说这个人坐在椅子的理念上吗?当然不能。能说他坐在椅子的物质上吗?也不能。那么,这个人坐在什么上面呢?洛谢夫回答说:“我们不坐在椅子的理念上,也不坐在椅子的物质上,而坐在椅子本身上。”

注:

① 《读书》1989年第7、8期合刊。

② 阿斯穆斯:《古希腊罗马哲学史》莫斯科,1965年第143页。

说亚里士多德

——与塔霍-戈基的对话

凌 被马克思称作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被恩格斯称作为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的亚里士多德 尽管得到许多研究 然而 对他哲学中的生活取向和他的社会政治活动仍然评价不够。不少研究者极其抽象地考察他 没有注意到他思想的活生生的和激动不安的方面。现在还有很多人仅仅看到亚里士多德及其理性的思考方式和写作方式，而忽略了他的思想和活动对生活的深度介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没有不被思想完全渗透的生活 也没有孤立于生活之外的思想。我们能否通过描述亚里士多德的生活历程 再现这位活生生的哲学家？

塔 不妨尝试一下。在柏拉图学园的生活 和马其顿王室的密切关系以及创立自己的吕克昂学园，是亚里士多德一生中最重要的三件事。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 他的生活充满着深刻的思想，这种生活隐匿着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许多奥秘。

一、在柏拉图学园的生活

凌：柏拉图约于公元前 387 年在雅典创立了柏拉图学园，聚徒讲学 穷究宇宙真谛。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 367/6 年慕名负笈前往 渴望成为柏拉图的忠实弟子。当时 他还刚是十七八岁的毛头小伙子，而柏拉图早已是名闻遐迩的六旬哲人了。

塔：起先三年亚里士多德未能见到柏拉图，因为柏拉图正在西西里推行他的政治主张——建立理想国。柏拉图是一位出色的哲学家，然而却是一位蹩脚的政治家。他三下西西里，企图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结果未能遂愿 还差点丢掉身家性命。公元前 364 年他无奈地返回到自己的学园。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学园生活到公元前 347 年柏拉图去世为止，历时 20 载 和柏拉图的交往达 17 年。

凌：某些古希腊史学家不仅直接谈到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分歧 而且甚至谈到这两位哲学家之间的不和。根据 2 世纪学者埃利安的记述，其貌不扬的亚里士多德年轻时过于关注穿着打扮 梳着独特的发式 喜欢炫耀自己的多枚戒指。他带着这些习惯来到柏拉图学园，不能不引起长者的不悦。3 世纪的古希腊哲学史家第欧根尼·拉尔修指出 柏拉图把他的行动迟缓的门生色诺克拉底同性格执拗的亚里士多德作比较 说：“一个须要马刺 另一个须要笼头”^②。在柏拉图的眼里 亚里士多德成了一匹须时时勒紧笼头的烈马。这话说得够刺耳的。

塔 还有说得更难听的：“柏拉图称亚里士多德为马驹。为什么他选择这种称呼呢 众所周知 马驹喝足了奶以后 就向母

马驹蹶子。柏拉图以此暗示亚里士多德的忘恩负义。因为他师从柏拉图获取了最重要的基础知识后就扯下笼头 创立了反对柏拉图的学园 携门徒友人徜徉其中 成为自己老师上了瘾的反对者”^⑧。也有人谈到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粗暴和无礼。有一次柏拉图心爱的学生色诺克拉底短期出外 他的侄子斯彪西波又患了病 亚里士多德乘机把年迈体弱的柏拉图从他授课的地方挤走，自己取而代之。僭越之心 昭然若揭。三个月后色诺克拉底返回 柏拉图在他和强壮的斯彪西波的帮助下，把被亚里士多德强占的位置夺了回来。

凌 这种说法的可靠性难以查考。确实 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学园中的这类表现与他执拗的性格有关，柏拉图也不止一次地谈到过这一点。然而 这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尽管亚里士多德在许多哲学问题上和柏拉图有分歧，但是他作为一个忠实的门徒 根本没有想离开柏拉图学园 只是在柏拉图死后才离去。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学园中讲过课 当然 没有柏拉图的首肯这是不可能的。甚至当亚里士多德不同意柏拉图时 他也往往不说“我”而说“我们”把自己当作柏拉图的弟子们中的一员^⑨。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写道：“理念学说是我的亲近的人们提出的。”当然 这首先指柏拉图。由此可见他们的个人关系基本上是友善的。彼此亲近的人们在理论观点上有分歧 这并非罕见的现象。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著作较晚近的注释者、5 世纪的阿莫尼指出 柏拉图把亚里士多德的住所称作为“阅读者之家”这表明了亚里士多德对阅读的巨大兴趣，他的阅读范围自然包括柏拉图的著作。

塔：你刚才提到亚里士多德离开柏拉图学园的问题。他为什么

要离开 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 这是由于他同柏拉图的分歧。这种解释产生一个问题 为什么他不早些离开？因为他在公元前 357—前 355 年之间就写了《论幸福》和《论理念》等著作 尖锐地反对柏拉图 所以 他在这段时间离开更合适。其实 柏拉图是一个富于自由色彩的哲学家 他允许自己的弟子有各种不同意见。尽管亚里士多德和他有分歧，他仍然高度评价这位弟子的哲学才能，称他为“学园的智慧”(noys diatribēs)。也有人认为 柏拉图死后斯彪西波成为学园的首领是亚里士多德离开的原因。斯彪西波执掌学园与其说是实行柏拉图的遗嘱，不如说是按照当时的继承法办事。柏拉图学园是柏拉图的私人财产 根据当时的法律 死者的财产应由最亲的男性亲属来继承。柏拉图没有子女，所以，由侄子斯彪西波主持学园是顺理成章的事。斯彪西波不久就于公元前 339/8 年去世了 但是 亚里士多德始终没有回到柏拉图学园来。我认为最主要的而往往被希腊哲学史家忽略了的，是亚里士多德的亲马其顿情绪。至于这种情绪的产生，我们在下面将会谈到。公元前 348 年夏天，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彻底摧毁了马其顿附近的希腊城市奥林夫，这在雅典引起了仇视马其顿的新浪潮。亚里士多德的父亲尼各马可曾是腓力二世的父亲阿明塔二世和腓力二世本人的御医，是这两位国王的座上客和老朋友。在雅典人的眼里 亚里士多德恰恰是同异族马其顿人腓力二世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 是政治原因促使亚里士多德离开了雅典的柏拉图学园。亚里士多德并非像传统观点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位静坐在书斋中作抽象思辨的哲学家 他还是当时激烈的政治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哲学和生活实践对于他来说是统一的。